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雪山,戈壁,戈壁,雪山。
汽车在茫茫戈壁滩颠簸了十多个小时,终于到达天文点边防连。一进营区,官兵们用高原植被和红色鹅卵石拼成的“雄鸡版图”以及镶嵌其中的“祖国在我心中”6个大字,格外醒目。

车上,陪同采访的和田军分区政治工作部赵干事,不厌其烦地向我交代到连队以后的“注意事项”:下车不要往下跳,走路不要太快,吃饭不能太饱,睡觉不能太早,上厕所蹲下起来要慢一点……

天文点,我心中向往的圣地。打开车门,我小心翼翼地踏上这片神圣的土地,感觉像是踩在了棉花上。十多个小时的路途,加上缺氧,顿感头昏眼花,四肢无力。但激动与兴奋,使人忘却了劳累和氧气不足所带来的种种不适,我像一个活泼的孩子兴致勃勃地跑到连队楼前合影。

连队官兵用拥抱和欢笑,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。这是一群多么可爱的战友啊!有人说,待在喀喇昆仑山本身就是一种奉献。天文点海拔5170米,空气稀薄、高寒缺氧,全年7级以上的大风累计有140多天,最低气温达零下39摄氏度。有人曾经断言:人类无法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区生活。但天文点边防连比这个“禁区线”还要高出670米。这里的山脊高过云彩,而哨所就矗立在群山之巅。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繁重的守防任务,一代代天文点边防官兵牢记使命、团结战斗,始终坚守着生命禁区 and 极地的哨位,把青春、鲜血乃至生命留在喀喇昆仑高原,筑起巍峨的界碑:一代代官兵日复一日地背着钢枪矗立边关,年复一年地用双脚丈量着边防线……

吃过晚饭,连队干部提出到各班排转转。在连队楼道的阳台上、战士宿舍的窗台上,处处可见盆栽的花草,有碧绿的冬青、火红的杜鹃,还有姹紫嫣红的倒挂金钟,一盆盆绽开着笑脸,好像在欢迎我们这些远来的客人,与室外的荒漠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可以想象,战士们是怎样把花草从千里之外移栽到这里,又是怎样辛勤地浇灌培植,使它们在这高寒缺氧的地方顽强生长。望着这一盆盆“稀世珍宝”,我似乎看到了战士们扎根高原、奉献祖国的凌云壮志,看到了战士们热爱生命、热爱大自然的美好心灵。

夜幕降临,室外刮起大风。风在吼,尘土在飞扬,电线也被刮得像狼一样“呜呜”叫。正在和我拉家常的连长李改平、指导员燕桂宾,猛然想到俱乐部窗户没关,两个人立即跑出去,轻手轻脚地把每一扇没有关上的窗户关好。匆忙中,李改平被一个板凳碰痛了脚,不觉叫出了声。燕桂宾问他怎么了,他连忙“嘘”了一声说:“别说话,兄弟们刚休息!”

寂静的高原、寂静的夜,躺在床上,我边吸氧边采访连队军医赵绍峰。小伙子是湖南人,前几年刚从军医学校毕业,歌唱得好,人也长得精神。小伙子在老家有个女朋友,两人感情很深,只是女方父母听说他在昆仑山当兵,说什么也不



大美鄂西(中国画) 虞曼子作

文学
作品

长征

第5151期

夜宿天文点

■王宁

同意这门婚事……

我问他,有没有想过离开天文点?他说顾不上想,这里只有他一个军医。话很平淡,却是沉甸甸的。他已把自己的命运和战友的健康、生死紧紧连在了一起。上过昆仑山的人都知道,在生命随时受到威胁的恶劣环境中,军医是多么重要。

天文点的夜晚沉静而漫长,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两个小时,头疼得再也睡不着。既然睡不着,干脆起床裹上大衣到外面走走。刚一出门,就感觉掉进了冰窟窿。漆黑中,我被哨兵远远地喊住。两名战士一个名叫刘利伟,一个叫范国鑫,都来自甘肃。谈起无法摆脱的高寒缺氧,满目的荒漠冰川,漫长的冬季封山,工作生活面临的困难和挑战,他们都很淡然。“没什么,这里总要有个人值守,适应就好了”。这是经过磨砺后的从容,是报效祖国戍守边关的坚毅,是“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,我用生命捍卫国土,哪怕风似刀来山如铁,祖国山河一寸不能丢”这首歌曲的生动诠释。也正是代代官兵的奉献与坚守,才写就了冰峰雪岭的一个个传奇。借着清冷的月光,眺望云雾中的雪山,我的心潮似滚滚云海。一轮明月遥挂中天,是那样明亮。远处,河床宽阔而静谧,觉得真像天文点边防连官兵的心境。我想,我们这支人民军队,正是有了像天文点边防连官兵这样敢于斗争、敢于胜利的精神,才成为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!

离开连队时,我与官兵深情相拥,热泪也随之夺眶而出。喀喇昆仑作证,这份真情,这份敬意,这份感动,已融入我的血脉,注入我的灵魂,心中的这片精神高地将永远激励我前行。

逐梦高原

■傅德旺 李国涛 李伦

服输的她开启“疯狂时刻”,每天早上6点起床第一个到教室,背单词、记范文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到6月高考时,她的英语成绩提升到120分,并以总分581分的成绩顺利考上复旦大学。同学兼好友冯竹悠为她点赞,夸她是“黎明逐梦人”。

上大学、考研、步入社会……按照常规路线,苏比的人生似乎被定格,可她给自己划出不一样的轨迹,大学一年级结束后她毅然选择参军入伍。

“是英雄模范的事迹和教学楼的征兵横幅感染了我。”苏比说。2019年3月,学校武装部开展征兵宣传,一条写有“我爱你方式就是守护一方安全的国土”的醒目标语,激发了苏比心底的参军报国热情。其实,让苏比动心的不只是征兵标语,还有参加大学国旗护卫队的特殊经历。国旗护卫队教练员张天龙曾是海军仪仗队的一员,他在组织大家队列训练的同时,常常提及自己在部队的往事,令苏比心向往之。

报名、政审、体检……一路绿灯。可当苏比把参军的消息告诉妈妈时,妈妈却犯难了。苏比的妈妈热汗姑是新疆建设兵团第3师的一名卫生员,女儿想穿军装,她打心眼儿里高兴,但苏比13岁就离家,近10年没在家乡过新年,她实在舍不得这块“心头肉”。舅舅也来“帮腔”：“当兵太苦了,怕你吃不消。”“没事儿,我能行。”见她态度坚决,家人最终按下“赞成键”。

参军到高原,家人的担心并不多。从上海到西藏,迎接苏比的首先是高海拔。火车到达西宁的时候,强烈的高原反应向她袭来。从西宁到拉萨,苏比感觉胃里已是翻江倒海。新兵适应性跑步训练,跑不到20步,苏比便掉队了。

读书期间,苏比就有写日记的习惯,

那时记录的基本都是美好时刻。来到西藏,她仍坚持写日记,只不过字里行间多少夹杂着苦涩、陌生和孤独,但在文末她又是笔锋一转,对未来充满信心,“度过黎明前的黑暗,阳光会更加灿烂……”在日记本扉页,苏比写下自己的军旅目标——岗位建功,早日入党。

虽然挨过了高原反应期,但各种不适还是接踵而至。苏比患上高原性贫血,一周下来足足瘦了7斤,被送往西藏军区总医院。在那里,她度过了21岁生日。

半个月后病愈出院,苏比感觉落下的训练课目实在太多了,她要迎头赶上。

刚开始,跑步并不是苏比的强项,新训第一次3公里测试,苏比仅仅交出“21分钟”的成绩单。苦练是唯一的捷径。苏比给自己定下目标,每次跑步进步10秒。几天下来,苏比已到达及格水平。但及格并不是班长石青涛给苏比定的目标。一次3公里考核前,班长放话:“其他人跑完带回休息,我在终点等苏比就行了。”这个“激将法”逼出最狠的苏比。那次,苏比像离弦之箭第一个冲了出去,并一路咬牙坚持,虽然最后没能拿下第一,但也创造了自己最好成绩——17分05秒。在终点,班长看着苏比会心地笑了。

苏比的“狠”在连队是出了名的。有一次战术训练,她的膝盖和肘关节被尖石磨破,鲜血与衣服粘在一起。回到宿舍,脱衣服时被扯下一块皮,她却没有任何喊叫一声。今年过完春节,苏比决心从“头”开始,用推子理出一头短发。站在女兵队伍里,苏比1米76的身高格外惹眼。但她最佩服的人是同年兵严婷婷,这位身形瘦小的重庆姑娘,身体蕴藏着巨大能量,3公里14分钟,单杠屈臂悬垂2分钟……身边的榜样,使得苏比不觉加快了追赶的步伐,每天给自己“加餐”:200个俯卧撑、200个仰卧起坐、

魂牵梦萦青海湖

■苏军茹

一次装满4只大铁桶,省吃俭用能维持两三天。冬天,两公里外的日月山上,冰块就可以解决吃水问题。春天冰雪消融,雪水从山上汩汩而下,长长的引水管一路连到营区,算是一年中幸福时光。

青海湖的春季多大风和沙尘暴,雨量偏少,庄稼的生长只好听天由命。4月初,内地早已桃红柳绿花开似锦,而这里的土地才刚刚解冻。父亲开着拖拉机迎着料峭的春风,开始一年的耕作。远处,连绵起伏的大通山、日月山还覆盖着皑皑白雪,眼前的湖泊平和如镜,折射着和煦的阳光,美得让人心醉。青海湖海拔3000多米,紫外线强烈,父亲的皮肤很快就晒出了两坨“高原红”。

父亲至今难忘那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,就发生在这宛若仙境的地方。那天在拉水的路上,哒哒的马蹄有节奏地敲打着石子路面,父亲和老班长坐在板车两侧,悠闲地聊着天。突然,急促刺耳的喇叭声从身后传来,父亲下意识回头,但还没看清什么就感到板车在疯狂地加速,坐在左侧的老班长勒紧缰绳大声吆喝也无济于事。马受惊了。父亲知道,前面不远处就是一座狭窄的小桥,再不停下来就要撞上护栏!危急时刻,老班长一把将父亲推下马车。滚入草丛中的父亲,眼睁睁地看着马车向小桥飞奔而去。接着“噗通”一声,坠入河中。所幸后面马车上的战友奋力营救,老班长和马都活了下来。这次经历让父亲对“战友”这个词有了刻骨铭心的理解,那就是生死关头,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,把死亡留给自己。

在这之后的军旅生涯中,父亲还有几次与死神相遇的经历,但他从不惧怕,他总是说,来当兵就不要怕死,怕死干什么兵!

父亲人生中遭受的第一次打击也发生在青海湖。那是到农场的第二年3月,副指导员来农场检查工作,看到父亲工作踏实认真,做事井井有条,很是

喜欢,就建议父亲写入党申请书。那时候,一起入伍的老乡已经有十几个人入党了,一生好强的父亲满心欢喜,认真地写了入党申请书。没过多久,副指导员捎信让父亲上团里参加会议。结果一见面却被党支部书记告知,由于家庭成分问题,入党暂缓。

23岁的父亲像是被打了一闷棍,一时愣在原地说不出话来。天已经快黑了,昏头涨脑的父亲在路边好不容易拦到一辆拉煤车坐了上去。一路寒风刺骨,煤渣在眼前随着颠簸一起一落,父亲脸上、身上一会儿就落满了煤屑。

时值3月,路面半冻半融,当地俗称“翻浆路”,非常考验驾驶技术。大卡车一路颠簸,躲避泥坑,谁知怕什么来什么,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,还是陷进了冻土坑。父亲见状二话不说跳下车,在驾驶员的指挥下拿着大扳手一下一下砸起了冻土,谁知这冻土比砖头还硬,父亲的手被磨得鲜血直流。但此时已近半夜,就这么等天亮是会冻死人的。父亲用手绢扎住磨破的地方,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儿,硬是把冻土一点一点给敲碎了,煤车这才又继续行进。

漫天的繁星闪闪烁烁,寒冷从四面八方肆虐而来,坐在煤渣上的父亲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孤苦无依的痛。到了岔路口,父亲道谢后下车,四周黑漆漆的,无边的黑暗笼罩着他。狼的嚎叫声从远处传来,父亲不清楚离营地还有多远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,那就是朝前走。父亲一路唱着秦腔给自己壮胆,走了3个多小时,天边已微微露出鱼肚白,远处隐约传来狗吠声,父亲的一颗心算是放下了。父亲知道,是他的大黑、二毛来迎接他了。十几只狗箭一样向父亲奔来,争先恐后围着他,又是舔手又是摇尾巴,像是见到了久别的亲人,那股子热情劲儿让父亲悲喜交加,终于忍不住落下泪来。生活啊,就是在用这样残酷的方式教会年轻人成长。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人常说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。青海湖,即四海的中海,其地处荒漠,偏僻遥远。父亲说,他军旅人生的第一站,正是这远离人烟的青海湖畔。

父亲是1968年入伍的,那是他人生第一次戴上大红花,坐上解放牌帆布篷卡车,在敲锣打鼓的人群中和母亲挥手告别。坐了两天两夜闷罐车后,他们抵达西宁。一下车,刺骨的寒风呼啸在脸上划过。冷彻骨髓的大风,是青海湖留给父亲的第一印象。

新兵连3个月过得很快,对父亲这样的农村孩子来说,队列训练这点苦实在算不得什么。第二年一开春,团里把新兵全部分到农场接受锻炼,父亲和其他4名战友被分到青海湖农场。青海湖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,环湖周长数百公里。湖面东西长、南北窄,略呈椭圆形,乍看上去像一片肥大的杨树叶。5个人守着一万亩地,4辆货车,两排平房。他们在青海湖边,种了整整两年的青稞和油菜。收获季节,团里会派人下来帮忙。

营房紧挨农场而建,四周没有围墙,父亲他们坐在院子里吃饭时,常看见狼群大摇大摆地从不远处路过。为了增产增收,他们又养了两百多只羊,5个人分成两组,一组种庄稼,一组放羊。为防狼叨羊,又养了十几只狗。团里又给配了4匹马。一时间,算是六畜兴旺、五谷丰登。

农场伙食好,蔬菜肉食供应及时。但对年轻人来讲,这里实在太寂寞了,举目远眺,方圆80公里荒无人烟,去一趟倒淌河转运站需要骑马跑70公里。报纸和信件一星期取一次,是父亲和战友与外界取得联系的唯一方式。老班长留下的一台收音机,嘈嘈切切总听不清,时间久了也就没人用了。吃水要去20公里外用马车拉,